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四回 聚餐會竭力爭口腹 檢方書拚命省銅錢

當下蘭因也氣喘吁吁奔上樓來，問她娘道：「這班人究竟為著何事？」徐氏因問，這些強盜死出去了沒有？蘭因回說早走了，徐氏聽了，不禁放聲大哭。蘭因勸道：「母親且不必悲傷，方才他們抬去兩口皮箱，箱內裝的究竟是不是宗社黨呢？」徐氏道：「呸，你道宗社黨是些什麼？這宗社黨便是說的他呢。」蘭因道：「不見得罷，他們既來捉他，為什麼又放他逃走呢？」徐氏聽說，猛然想起方才他們問答的話，果然宗社黨不像是個人，若是個人，為什麼要開箱搜尋呢？便道：「宗社黨莫非是你父親遺下的幾套細毛皮衣服麼？我沒聽得衣服有這種混名，而且藏這衣服的，也未必見得犯罪。我家隔壁衣莊內，不是明目張膽的掛著宗社黨出賣麼？從未見有人拿去充公，為什麼把我家的宗社黨都拿了去呢？」蘭因驚道：「那件紫貂皮外套，可被他們拿去了不曾？」徐氏道：「還留給你呢！」蘭因聽說，不覺流淚滿面道：「那件紫貂皮外套，去年我要改做皮襖，你霸著不許，如今一古腦兒被他們拿去，如何是好？爹爹死後，遺下二萬多銀子衣服，一大半被你送給了心愛的人，剩下的又被強盜算計去了，我做女兒的一些光也不曾沾得，我好命苦也。」說著，便嗚嗚咽咽的哭了。徐氏道：「你又哭什麼呢？我們丟了這許多東西，一定要想個法子弄回來才好，難道白聽他們拿去受用不成！」蘭因道：「說什麼弄回來，我們母女二人，誰能夠出頭露面的去找腳路。便是找到了腳路，又向誰去要呢？」徐氏道：「我等雖是女流，還有親家公呢。他在外邊交遊很廣，須得請他來商議商議，才是道理。倘若我哭罷了你哭，你哭罷了又是我哭，那就沒得了局咧。」

蘭因聽了，才止住悲聲，徐氏便命娘姨快去請親翁來。列位，你道徐氏的親翁是誰？說出來大約看官們還有些認識，此人姓陳名浩然，乃是陳光裕的父親。原來徐氏便是光裕的岳母，蘭因便是他亡妻之妹。光裕臨走時，原著人來請他丈母小姨同去的。無如徐氏一心戀著家中房屋，沒人照顧，因此回卻不去，不料今天果然出了這個亂子。陳浩然得信，即命老僕留心門戶，自己急忙到了何家。徐氏接見，劈頭一句便問宗社黨是什麼東西？浩然倒被他問住了，隔了一回才道：「這宗社黨便是幫著大清皇帝，反對革命黨的人，你們問他則甚？」

徐氏聽說，對蘭因點了點頭，便把方才來了一群人，闖進樓上房內，說是都督派來捉宗社黨的，宗社黨沒有拿到，卻把兩箱貴重衣服拿去等情，一一告知浩然。惟有那床底下捉出宗社黨一事，卻一句也不曾提及。浩然聽說，佛然道：「都督者，人民之表率也。今縱令手下人如此猖狂，還當了得。你們不必驚慌，待我到會裡去與會長說了，開一個特別大會，即刻發電到南京臨時政府，不怕這都督不走他娘的路。」徐氏聽了忙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此事並非都督之過，全是一班手下人惹出來的禍，你若把都督參了，豈不冤枉了好人麼！況且我等只求取回原物，已是心滿意足，又何必驚天動地的打電報給南京政府呢。」

浩然歎道：「話呢，原是不錯。常言道：瞞上不瞞下。大約是一班手下人弄的鬼，都督也未必知道此事，我也不必傷這陰，待我親自見都督，把此事緣由告訴他，令他把這班狐假虎威的手下人，重重警戒一下子，再追他原物便了。」徐氏大喜道：「若能如此，真是再好也沒有，全仗親翁大力。」

浩然謙遜了一會，辭別何家母女，直奔都督府而來。走到都督府前，只見四個黃衣兵士，荷槍植立門外，槍頭上都插著刺刀，明晃晃的耀眼。浩然見了，有些害怕，探頭朝裡一望，見二門外還站八名兵卒，八桿槍在兩旁搭好架子。浩然自覺氣緩，不敢進去。那守門的兵士，見他探頭探腦，便喝問做什麼的。浩然道：「我找人呢。」說著，便整一整衣服，大著膽子走進了頭門。那二門口八個兵士，卻談笑自若，並不管他。浩然走過二門，又見第三道門外，除八名守卒之外，還有一名軍官。浩然知道都督府的門禁，進了大門，那二門三門，都可自由出入的，便放膽走去。誰知才走到門口，便被那些守門兵卒吆喝一聲，嚇得浩然魂不附體，回身便走。那時恰巧外面走進一人，認得浩然，高聲道：「陳先生哪裡來？」

浩然見是自己的門生王守一，便道：「原來你也在這裡。我有一件小事，意欲謁見都督，不料守門的不讓我進去。」守一道：「正是呢，都督因外間刺客甚多，所以不輕易見客，先生此時，若無甚緊要公幹，請到我們辦公處坐一會罷。」浩然隨著守一走到一處，見門外掛著軍需科三字一塊粉牌，守一引浩然進內坐下，親自奉了一杯茶。浩然見這公事房內，共有四五個人，都在結算賬目，十分忙碌。又聽得有人念著眼鏡費七百八十六元，應酬費一千五百六十八元。浩然在肚內暗想：這許多眼鏡，不知誰戴的？那應酬費又不知請什麼客？守一對浩然道：「我們軍需科，執掌全軍財政，出納報消。近來有一班商民人等，紛紛助餉，累得我們晝夜不得空暇。其實這小小數目，濟得甚事。他們鄭重其事的送來一票，還不夠我們都督請一次客呢。」

浩然道：「這也是他們各人的熱心，所謂馬載千鈞，蟻駝一粟，各盡各的力量罷咧。」守一道：「方才你說有一件事，須要面見都督，不知是什麼事？」浩然便把何家的事，約略說了一遍。守一道：「我看你還是不去見都督的好。這事大約是諜報科應科長辦的，應科長與都督十分投機，你若冒冒失失見了都督，不但衣箱不能索回，論不定還得個大大的過失呢。」浩然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守一道：「據我的意思，還是與應科長情商為妙。」浩然道：「我與應科長素昧生平，如何能情商呢？」守一道：「你若依我的話，那應科長面前的說話，都由我代勞便了。」浩然大喜，催著守一快去。守一去了一會，回來道：「應科長承認箱子果然有的，不過他奉命而去，須得呈都督驗明，再行發還，你隔兩日再來一次罷。」

浩然謝了守一，回到何家，向徐氏道：「都督已見過，衣箱乃是諜報科應科長拿去的，須待驗看明白，再行發還，你們不必擔擾，隔兩天包在我身上取回便了。」徐氏聽說，十分歡喜。隔了兩天，浩然又到都督府去了一遭，誰知仍不曾驗過，次日又跑了一趟空，一連三天，毫無消息，不由得何家母女又起恐慌，逼著浩然設法。到了第四天，浩然從都督府回來，果然押著兩部黃包車，每車拖著一隻皮箱，箱上還黏有都督府的封條。徐氏見是原物，好生歡喜，即命人抬進裡面，問浩然怎樣取回來的？浩然道：「我今天見了都督，他還說不曾驗過，我便發作了幾句，末後我說，你今天若不還我衣箱，我一定要電致南京臨時政府。他一聞此言，頓時著了忙，即刻差人向諜報科討出這兩隻箱子，當面驗過，加上封條，給我帶回來了。」

徐氏稱謝道：「足見親翁力量不小，若教別人去，不知幾時才討得回來呢。」浩然聽了，洋洋得意。蘭因急於要看那件貂皮外套可曾失去，催著她娘開箱觀看。徐氏道：「你忙什麼呢，衙門裡出來的東西，還怕少了不成？」浩然便幫著他們撕去封條，徐氏輕輕的揭開箱蓋一看，忽然叫了聲阿唷，不覺向後倒退幾步，手一鬆，那箱蓋霍的一聲，重複闔上。浩然沒有看清，驚問什麼回事。徐氏氣喘得回不出話來。浩然便自己開箱觀看，誰知不開猶可，一開之後，頓時氣得發昏章第一，不由的目瞪口呆，連聲咄咄。原來箱中並無衣服，只有一床破爛不堪的被絮，裹著些磚頭石塊之類。蘭因即忙把那只箱子打開看時，也和這只一般的幾塊碎石，一床棉被，她那件心愛的貂皮外套，已不知哪裡去了。蘭因因此時只急得雙足亂跳。徐氏定了神，忙問浩然道：「方才親翁不是說的都督開箱時，親翁當面在場麼？」

浩然滿面紫漲道：「不不不是我當面在場，乃是都督與應科長當面驗看的呢？」徐氏不言語了。蘭因聽他這般說法，便奔回房中，嚎啕大哭。徐氏也掩淚上樓。浩然自覺無趣，回到家中，愈想愈恨，當時便打發家人出城，到陳太太那邊送信，自己草了一張節略，預備告知會長，與軍政府大起交涉。他這會叫做舊學維持會，會友一大半是本地紳士，其餘不是詩人，便是詞客，真所謂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，沒一個不是聖人之徒。這天正值會中開會，因此會友到的很多，今日所開的不是職員會，也不是評議會，卻是聚餐會。與會的，每人派出小洋五角，因此都是空腹而來，預備著大嚼一頓，裝滿了回去。浩然到事務所時，已是燈燭輝煌，品字式擺看三桌筵席。那班會員，卻團團圍困在桌邊，考驗這幾隻冷碟。有一位錢守愚先生贊歎道：「這盆雞真好，又肥又新鮮，可惜東西不多，少停醃些芥末，吃他兩塊，真是其味無窮也。」說時覺得下嘴唇一涼，對面那位楊九如先生嚷道：「守愚兄留心尊誕，別滴在小菜盆子裡。」

守愚聽說，慌忙把頭向裡一縮，只聽得韃一聲響，雪白台布上，現出骰子大一點水暈。守愚十分慚愧，眾人都笑說：「錢先生未免忒性急了。其實這桌上就是一盆雞好，那盆白肚不是只有薄薄的幾片嗎。這盆松花也沒有變透。還有一盆熏魚，面上的白點，說不定有些發霉呢。」楊九如便舉箸夾了塊熏魚，在鼻際聞一聞，咬一口嚙道：「不覺得什麼呢。」又咬一口道：「果然有些霉氣。」更咬一口道：「還可使得。」說著，把餘剩的一齊塞在口內道：「我倒放肆了。」

守愚道：「那有何妨呢。當年神農氏親嘗百草，也無非辨味而已。這盆皮蛋既未變透，不知可有些澀口？」說罷，伸手便想撈皮蛋。九如慌忙攔住道：「一之已甚，其可再乎！兄弟始作俑者，尚恐無後，守愚兄何必亦步亦趨呢！」守愚怒道：「這桌上的菜，難道單有你一人可以吃的嗎？在座諸公，誰不是出了五角洋錢才來的，要你獨霸一桌則甚？」九如笑道：「錢先生又要性急了，時候還沒有到呢，少停盡你的量吃便了。」守愚益發動怒道：「你說時候未到，為何方才自己吃了一塊熏魚呢？」九如道：「那是你說的，神農氏親嘗百草，無非辨味而已。」守愚道：「難道你嘗得，別人便嘗不得的麼？」九如笑道：「世間那有第二個神農呢？」

守愚大怒，將帽子一摔，便要與九如拚命。眾人恐他們鬧出事來，忙將守愚勸住，守愚恨恨不已。忽然會長髮令，命茶房喚酒，那班喝酒的都咂嘴咂舌，十分歡喜。還有一班不能吃酒的，卻竭力反對，說今天聚餐，又要喝什麼酒呢。他們這班酒鬼，只消每人吃二斤半酒，已差不多把自己的份子滑下肚去了，那飯菜可不是占我們的光麼。」有一人發議道：「我們也有對付之策，他們喝酒，我們便吃菜，等而他們喝酒完了，我們菜也吃得差不多咧。」

眾人都道此法雖妙，然而他們喝酒的能兼吃菜，我們吃菜的，不能帶喝酒，未免仍有些吃虧。但是會長的主意，卻也未便違背。浩然見眾人都記掛著吃局，會長也在忙忙碌碌，未便將自己的意見發表，悶坐一旁，預備發表意見時演說底稿。原來浩然雖是會中評議員之一，卻從未發過一句議論。每逢評議會期，他不過恭陪末座，聽他人高談闊論，自己惟有舉手贊成，卻是拿手，餘下的都是外行。今天心中懷著這事，便和考場內出了難題一般，左思右想，終覺不能加都督一個十惡不赦的罪名，因此錢、楊二人爭執，以及眾人議論，都聽而不聞。

不一時酒已送到，眾人紛紛入座。浩然胸中話稿還沒有頭緒，便懶懶的挨在會長一桌上坐下。這會長姓汪，號晰子，世居上海，算得是一個土著，常和一班紳董往來，遇有結社開會等事，無一處沒他的足跡。他自仗口頭來得，老著一張面皮，到處演說，博得幾聲拍手，明天報上便大大登著他的名字，說某處開會，汪晰子君登壇演說，聞者鼓掌云云。他雖然一派口頭熱心，然而自己的名氣，卻愈吹愈大，便有幾處會中請他做名譽贊成員，舊學維持會，也公舉他做了會長。他任事以來，第一件發起的便是聚餐。因他酒量很好，足足喝得下四五斤紹興酒。而且飯量也高人一等，每次聚餐，他和別人一樣的出了五角洋錢會份，至少也得吃一元四五角回去。有些人雖然不服他，無如酒飯量都不是他的對手，卻也無可奈何。

這夜晰子一人座，便把右手在嘴上抹了一抹，再向同席諸人一看，見都是些老弱殘兵，惟有楊九如卻是個勁敵，暗道不好，這壺酒在他手內，少停准得吃他的虧，須要設法收回才好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便當眾宣言道：「今夜我們會中聚餐，乃是光復以來第一遭舉行，可謂難得的盛典。兄弟合該奉敬諸君一杯，為滬軍都督祝福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在九如手中接過酒壺，替眾人斟了門面杯，緊緊執著壺柄，一手舉杯道：「常言雲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大約與今日相似。」說著便一飲而荊見眾人都未曾動，自己又滿滿的倒了一杯。九如見晰子喝酒，慌忙也呷乾了，伸手等他倒時，晰子只作不見，拿起筷來，把雞肉盆子推了一推，道得一個請字，眾人一齊下箸。九如急忙丟了空杯，搶箸在手，再看盆子內，方才錢守愚贊歎的幾塊又肥又新鮮的雞肉，已不知所往，單剩些頸項碎骨，賭氣不吃他，便換了路線，夾兩片白肚，一口吞入肚內。

晰子見他吃白肚，即忙也搶一片吃了。有些吃不著白肚的，便吃薰魚，你搶我奪，霎時間四隻盆子，吃得乾乾淨淨。晰子吩咐上菜，茶房答應一聲，眾人都引領以待。只見茶房端上一隻大大的盆子，上面還蓋著一隻碗，向桌上一放，眾人不知是什麼美菜，覺得熱氣直衝，還夾著肉香，一齊張著銅鈴般大眼，看茶房把蓋的碗揭去，原來是一盤新出籠的饅頭，足有四五個。這也是晰子的主意，他知道眾人都是餓著肚皮來的，菜少人多，慢慢的吃著酒，一定不夠，故而先把一盤饅頭，將眾人塞飽了，以下的菜，好自己受用。眾人怎及會長的心計，見了饅頭，不問好歹，搶來便吃。

晰子微笑著喝著酒，見眾人吃罷了饅頭，才命人上別樣菜。此時眾人已有八分飽，果然吃時比方才文雅了許多。浩然意欲就此發表意見，又因剛才晰子說起為滬軍都督祝福等語，恐他與都督交好，一開口便是禍事，因此想試探晰子的口氣，再定方針。當下便問晰子道：「那日商團公會開會，不知會長可曾在場？」晰子笑：「我也算商團公會中一個名譽會董，如此大典，豈有不到之理。」浩然道：「大約都督也見過的了。」晰子道：「豈止見過，我還同他談了半點多鐘呢。這都督真是個革命偉人，我與他一攀談，便知他是一個特等能幹人物，怪不得能做非常事業，地方上出了這種都督，不可謂非地方之福。我們舊學維持會，須得公送他一塊匾，才是道理。匾上的字，須請黃萬卷先生大筆一揮，便題一方保障四字便了。昨兒我與李仰之兄談及，他說四字有些像城隍廟內的匾額，與都督不宜。我想來想去，覺得再沒有比這四字合式的了，正要請你們評議諸公，評一評議一議呢。」

黃萬卷接口道：「我看一方保障四字，還不如功高於週四字更為的確。」眾人都說這四字新奇。萬卷道：「我遍閱諸書，覺得這都督二字，以三國演義為最古。當時吳國水軍都督周瑜，便是中國第一個都督，所謂功高於周者，猶言勝過第一個都督也。」眾人都說：「果然妙極，不知萬卷先生，怎樣想得出這種深奧的文字？」萬卷笑道：「這四字原從我一首詩中脫胎出來的。這首詩也是贊這位都督，雖只二十八字，卻也包括古今，可謂窮思極想了。今兒不妨念與諸位聽聽。」說罷便搖頭晃腦的朗吟道：蓋聞都督有周郎，念了一句，又哼了半天，才續第二三句道：而況陳公魔力強。一夜攻開門八面，吟到這裡，見桌上三鮮碗內，還剩一個肉圓，即忙夾起，送入口中，一面嚼著，一面哼的念那結句道：滬軍都督姓名香。吟罷，眾人都道：「好詩好詩，不過第三句所謂門八面，不知指的是那八門？若說是上海城門，舊有六門，加上新開的尚文一門，也只得七門，還有一門，不知何在？」

萬卷笑道：「這都是我詩中微旨。便是第一句蓋聞，以及第二句魔力四字，也有深意，今日索興給你們講個透澈罷。蓋聞者猶言非目睹也，周郎生於漢時，距今數千年，誰曾目睹，故我以蓋聞括之。至若魔力二字，原非我等舊學界所宜用。然而目今百事改革，我也不能拘泥這些小節，寧可降格以求。所謂魔力者，即法力之意。都督並非江湖賣藝之流，加以法力二字，驟看似乎不倫，但都督以一介書生，而能成此大業，豈非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乎！故我用魔力二字，隱寓都督為一介書生之意。講到門八面，其中七門果是上海城門，還有一門，你們諸位都沒有想到，那製造局的頭門，可不是也在這一夜攻開的麼？」眾人聽了，一齊拍手道：「果然萬卷先生設想高妙，實非我曹所及。」

萬卷笑而不言，聽他們贊著，自己便舉箸夾那碗紅燒蹄子吃。誰知肉皮還沒有煎透，十分堅硬，兼之他得意極了，用力過猛，那只碗頓時大翻其身，肉湯滿桌橫流。萬卷捨不得糟蹋，慌忙伸頭下去，就檯面上呷湯。浩然聽他們人人都贊都督好，自己不敢說他的壞處，只得附和他們，唯唯諾諾了一陣。席散回家，悄悄把所擬的一張節略燒燬不提。

且說晰子這夜又是醉飽而回，走到自家門首，已有十點鐘左右。晰子一抬頭，見樓窗口燈光透亮，不覺心中大怒。原來他賦性最儉樸，每夜八點鐘敲過，便命家中上下人等，一例熄火安歇，以省油燭，便在八點鐘以前，他家三上三下的住屋，也不準點三盞以上的燈火。他最忌的便是燈下看書，還有一篇極大的道理，據說燈下看書，既傷目力，又費油火，故此古人寧甘囊螢映雪而夜讀，不肯挑燈秉燭而夜讀者，所以保全目力也。家中倘有犯了此戒的，無論何人，定必大大受他一場申斥。單有他那位未婚的東床嬌客，即使明知故犯，也沒甚要緊，晰子反有些懼他。你道晰子這樣的人物，怎的怕起一個十五六歲的未婚婿來？其中卻有一段隱情。只因晰子年過半百，單生一女，取名如玉，他夫婦鍾愛得好似掌上明珠一般，立意要替她攀一個有財有勢的男家。無如人心都是望高走的，一有了才，二有了勢，誰肯俯就和晰子這般人家攀親，故而晰子空有了個才貌雙全的女兒，卻再也找不到一個財勢雙全的快婿。後來他自己也知道自家門戶，萬萬不配與財勢兩全之家攀親，只得改變宗旨，意欲揀一個不欲穿吃的人家，將就了事。

恰巧有個做絲茶生意的廣東人，名喚梁友才的，與晰子在演說場中相識，晰子打聽得此人有十餘萬家資，單生一子，年方十五，與如玉同庚，現在北洋公學讀書，生得一表人材，而且資質聰敏。晰子好生歡喜，即忙央人前去說合。友才素聞晰子在演說場中頗負盛名，又聽說他女兒生得如花似玉，便一口答應，擇吉行過聘禮。晰子的目的，也算達了一半。不料這年喉症盛行，友才一家上下，都染此病，那班沒要緊的人都陸續治癒，惟有友才夫婦，一對正主兒，卻相繼去世。他兒子志敏，寄宿校中，幸得逃過此劫。友才既死，便有一個近支族弟藉口志敏年幼，便欲管理友才的遺產。晰子是志敏的岳父，自然出場不許。講了好久，才議定不動產歸志敏叔父暫管，待志敏成家後歸還。動產歸志敏岳父暫管，也待志敏成家後交還。立了議單，彼此無話。自此志敏便寄居晰子家內，友才的五萬餘金現款，都劃在晰子名下。晰子仗著他，在外間很掙了些市面，因此不敢得罪志敏，便遇著生平最犯忌的燈下讀書，也眼開眼閉的由他，故而他妻女有時借著志敏出面，桌上攤了一本書，他們卻在旁邊借光作事，否則便要熬黑暗世界的滋味了。

這夜晰子見樓上燈火未熄，便怒氣沖沖的奔上扶梯，心中估量，大約又是志敏貪看小說，尚未安歇。此時十點已過，六點鐘燃燈，至此已過四個鐘頭，豈不太費膏油。雖然他還有錢存在我處，然而古人節衣節食，崇尚儉德，豈可為了貪看這種無益的小說，耗費許多火油。我已縱容他多次，今兒若再不整頓，將來作何了局。想著已跨進房內，一眼看見桌旁坐的，並不是志敏，卻是他夫人裘氏，與女兒如玉。兩個人都是愁眉苦眼的，似乎懷著重大心事一般。晰子不勝詫異，因道：「你們為何此時還不安歇，難道火油不是錢買的麼？況且目下油價又漲了許多，一鐵箱老牌美孚油，至少要一元八角幾分大洋，以洋價一千三百文計算，可不是足足二千四百餘文麼？化了二千四百餘文一箱火油，若不用他一年半載，豈不大傷元氣。這句話不是我屢次對你們說的嗎？你們那一遭不當作耳邊風。須知樹以枝葉為本，人以錢財為先。有錢使得鬼推磨，你們休得小看了這錢財二字呢。」

裘氏正色道：「你休嘮叨，志敏病了，應該想個法兒，才是道理。」晰子吃驚道：「志敏早起，不是好好的麼，怎的忽地害起病來？」裘氏道：「他吃晚飯時還是好端端的，吃罷了飯，忽然雙手捧著肚子，說是腹痛，我只道他誤吞了蒼蠅、螞蟻之類，教他睡一會，出個恭便能好的。誰知他睡下去，更痛得利害，只是在床上打滾，我們嚇得沒了主意，意欲請醫替他調治，又因天色晚了，那班大夫的脾氣，寧可坐在家裡沒人請教的，若請他出夜診，便要醫金加倍，轎資若干，准給他敲一個大大竹槓去。你回來知道了，一定不以為然的。若說聽他疼痛，又著實令人害怕。幸得他方才略略好些，此時已睡著了。誰你知一回來，不問皂白，只顧抱怨我們點火，我們誰不想早些安歇呢！」

晰子皺眉道：「天有不測雲風，人有旦夕禍福。肚痛的緣故，不是誤吞微蟲，便是著了冷，一定沒甚要緊，你們盡顧放心熄火安歇便了。」話猶未畢，忽聽得裡面志敏又哼將起來。晰子即忙奔進了內房，房間內沒燈火，黑洞洞的。晰子性急慌忙，冷不防當地橫放著一張長凳，晰子一腳跨去，絆個正著，只聽得撲通一聲，連人帶凳倒在地下。裘氏慌忙舉燈來照，見晰子已撐了起來，摸摸額角上，起了胡桃大一個疙瘩，只因不準點火，是自己的主意，不能怪別人，只說：「你們怎的把長凳放在當路？」

裘氏也不理他。晰子見志敏睡在床上，哼哼不已，雙手捧著肚子，身子蜷曲得似彎弓一般，額角上的汗珠，足有黃豆般大，面色鐵青，嘴唇都發了白，知他腹痛得利害，問他此時可覺得好些，志敏只是搖頭。裘氏便催晰子快去請大夫來，替他診一診，他今夜腹痛得很有些怪氣，倘若大夫說沒甚要緊，那就可放心了。晰子道：「你怕什麼！頭疼肚痛，從來沒有大病的。他一定是誤吞了蒼蠅螞蟻之類，此時在腹中發作，所以疼痛，少停瀉一次出出空，便不打緊了。如其請了大夫來，這班人都是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的，有生意上門，豈肯輕輕放過，定要造出許多病源來嚇人，他好一趟一趟的看下去，享病家的醫金供養。有時還要用養病之法，把病人養著，不替他治好，也不給他治壞，這都是做醫生的不二法門。我知道他們訣竅的，豈肯上他們的當麼。你們休得著急，我家現放著一部木板的驗方新編，待我查一查看，誤吞諸蟲，應用什麼藥，吃下去一定靈驗。」說罷點了根紙煤頭，大步奔下樓去

一會兒忽然直著喉嚨，大叫阿呀不好了，你們快來。裘氏慌忙另點了一盞燈，走到下面。原來晰子素患近視，點著紙煤頭兒尋書，不料書籤在火上燃著了，險些兒燒了他這藏書庫，幸得他手快，把火撲滅，無如書還沒有到手，只得叫人下來幫忙，當下裘氏的燈一到，晰子便把一部驗方新編抽在手中，一口將裘氏手中的火吹熄了，才暗中摸回樓上，在燈下一門一門的查看。好容易查到肚腹門，見第一節便是腹痛辨症。上寫著：臍眼上痛者，食痛也。臍眼下痛，熱手按之不痛，或其痛多隱，或痛如刀割，或吐或瀉，或痛甚而覺有冷氣，皆寒痛也。手按之更痛，冷物熨之不痛，或自下而痛上，或時痛時止，腹滿堅結，皆熱痛也。時發時止。痛在一處而不移者，或有硬塊起者，蟲痛痞痛也。又聞煎炒食物香氣則痛，痛時口吐清水，或口渴者，亦蟲痛也。晰子不料腹痛有這許多名目，看了反覺得茫無頭緒，不知志敏的腹痛，究竟是冷是熱，是蟲是食。問志敏時，志敏自己也不知上痛或是下痛，硬痛或是軟痛，只說疼痛難禁罷咧。晰子生平雖足智多謀，至此也不禁呆了。還是裘氏說：「吃藥不比得兒戲，吃下容易，要他吐出來可就難了。我勸你不必在驗方新編上考究罷，聽說藥店裡有一種午時茶，吃腹痛最是靈驗，而且價錢又不貴，每塊只消一二十文已夠，何不買一塊來給志敏吃了，看他有效沒效，再作計較。」

晰子聽她說話有理，也點頭稱是。摸一摸身畔。尚餘五六個銅元。料想夠了，因命妻女留心門戶，自己上街去買藥。離他家一箭之遙，有一家藥鋪此時尚未收市。晰子走到門口，卻又躊躇不跨進去，暗想午時茶一物，乃是夏季藥店中備著送人的，何苦化錢去買。無奈此時已交秋末，而且這家藥店中的人，又並不相識，未便上去討索。自己有一個朋友，現在小南門外姜衍澤堂藥店內，何不問他去討一塊，雖然路遠了些，卻可省幾個錢兒。想罷，徑奔小南門而來，那時姜衍澤已收了市。晰子敲了半天門，才見牌門板上的一扇洞門開了露出半片面孔，問晰子做什麼？晰子回說找人，因把那朋友的名字說了。那人道：「已睡了，你明兒來罷。」晰子道：「不行，我今兒有非常大事，非得與他面談不可。」